



人物

父母在家长群里的状态，是他们教育心态的投射，反映了他们怎么看待孩子的教育，以及怎么看待孩子在校园里的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陈好：家长群就像一个真实的「小社会」

当微信家长群逐渐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这个群里会发生哪些故事？最近播出的电视剧《欢乐家长群》，就折射了新媒体环境下校园、家庭教育的别样切面。

很多家长手机微信里会存在两个“家长群”——“有老师版”和“无老师版”，前者“公事公办”，老师发布通知、布置作业等，家长更多时候戴着标准的“社交面具”，礼貌回复“收到”“老师辛苦了”；而“无老师版”家长群则相对更放飞，一些家长或许在此上演真实“内心戏”。

在《欢乐家长群》中饰演两个小学生妈妈戴静的演员陈好，在生活中也是“宝妈”，因此对“家长群”的日常有切身体会。

在家庭喜剧《欢乐家长群》中，陈好饰演刘果宁和刘果宝这对兄妹的“宝妈”戴静。戴静不仅是一位尽心负责的母亲，还是一个业务、情商都在线的事业女性，充满开明辟土的勇气和热情，在职场上承担重任。戴静和一双儿女的互动，以及和职场同事们的相处，成为这个角色在剧中的双重底色。

曾因《粉红女郎》《天龙八部》等电视剧爆红，演员陈好近些年却作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她回归家庭，回归学校，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任教，和一届届年轻学生们打成一片，相处融洽如朋友。近来看到心仪的剧本，“戏瘾犯了”。

陈好表示，戴静是她从没演过的角色类型，从人物身上能看到她本人的影子。《欢乐家长群》探讨亲子教育的背景，在陈好看来，“只要是曾经有过这个时段，或者正处在这个时段的爸爸妈妈，一定能从中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

虽然内心对于年轻班主任的能力充满怀疑，但是在家长群里还是卖力夸赞班主任；学校布置一项作业、一个活动，家长们在“无老师版”群里不由自主“内卷”起来；任何一个关乎孩子的小话题，都能在家长群里掀起热潮，甚至引发多方混战的辩论赛……剧中对学生家长群细致入微、富有喜感的描绘，令当下家长们会心一笑。

陈好说，作为一名妈妈，平时她在孩子家长群里的角色有点像电视剧中的戴静：“我在群里一直潜水，不怎么发言，如果遇到不太明白的问题，我就会问一下家委会主任”。

陈好看到，学生家长群就像一个真实的“小社会”。“因为孩子的关系，形形色色的人们被联系在一起，产生交流，于是你能看到每个不同的人的观念在群里进行碰撞，有时候家长会‘站队’‘分组’等”。

在陈好看来，父母在家长群里的状态，是他们教育心态的投射，反映了他们怎么看待孩子的教育，以及怎么看待孩子在校园里的生活。

每个家长的关注度千差万别，剧中特别活跃竞选委会主任的几个家长，陈好觉得在生活中也很常见，“他们把学校的事情也当作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陈好自我评价是一位“放手的家长”，她相信学校和老师自然会很负责地处理好学生相关事务，她只要督促好孩子完成该做的事就可以了。她笑着，自己要做个“懒妈妈”。“好多事情让孩子自己去做，我不想冲在前面帮他们去解决。”“这部剧没有把一些人物或者故事刻意写得特别深刻、沉重，而是让大家会心一笑，笑过之后，你再回去想，会意识到不同的家庭可能造就孩子不同的性格，以及遇到相似的事情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剧中，幽默的桥段比比皆是。张嘉益饰演的戴静丈夫刘向上，指导儿子刘果宁造句时说：可以写妈妈温柔美丽，爸爸风度翩翩，结果被儿子无情反驳：“爸，老师让我们造句，没让我们造谣！”

考完试回家，儿子先问考得不好会怎样？戴静说：“那就别叫我爸妈了！”结果儿子毫不犹豫递上卷子：“叔叔阿姨请过目！”

《欢乐家长群》有一场戏是儿子刘果宁很希望成为全家的希望，于是离家出走上山拜佛，结果包丢了，只好捡垃圾卖钱，一身狼狈，最后被同学一家发现并送回家。

陈好说，对于这场戏，演员常规处理方法就是演出生气的感觉。当时现场桌上恰好有一个刘果宁刚吃完饭的空碗，陈好瞥到那只碗，下意识说了一句剧本上没有的话：“要不要再来一碗？”然后很自然地吧碗拿走，预备给儿子再盛一碗。“演刘果宁的小演员当时眼睛都亮了。在生活中做妈妈的人就会这样，生气归生气，训完孩子了，你还是关心他吃没吃饱。”

周围有的家长会比孩子“卷”，一直紧张给孩子报班上课，也有家长希望孩子轻松快乐。陈好觉得，究竟要把握一个怎样的尺度才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这是一个大学问，每个家庭给出的答案都不同。

“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陈好无法笃定地说哪种方式更合适，但她认为，家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要保持一致理念，有一条明确的路线，不要让孩子跟着自己的举棋不定而反复摇摆，反而找不到自己的爱好。

结合自己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的体验，陈好认为，表演教学讲究创造具有不同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因材施教，不存在标准答案，那么父母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充分尊重个体的个性，陪伴孩子找到喜欢的东西，把兴趣转化为学习的动力。这份动力会带着孩子一直往前走。”陈好说。



《欢乐家长群》剧照

环境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古尔纳开始慢慢思考如何去创作。“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是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共处的这个时代的描写。”古尔纳说，他一个人的经历，也是几百万人背井离乡，离开祖祖辈辈生活之地来到异乡的经历。古尔纳坦言，自己写作“不仅仅写留在身后的故乡，还有很多在讲述自己生活当下的环境”。

建议中国青年作家：不用想太多，只要坚持写作

获得诺奖是什么体验？会改变作家的写作轨迹吗？

在思南文学之家，古尔纳说，得奖是很美妙的事情，很幸运，作品会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成不同语言，读者面因此被拓宽，“作品可以和世界上更多人见面”。

不过，他很笃定地说，获奖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写作。

古尔纳提到很多人常调侃的“诺奖诅咒”。“在作家圈子里，大家有时候会说拿奖是‘诅咒’，有些人拿了奖之后就不再写了，但是很幸运我自己不是这样的！我已经完成一本书，明年将会出版了。”

在“中国行”全程，除了“掏空”自身创作历程，古尔纳还和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面对面，给出不少关乎写作的建议。

在北京，古尔纳与鲁迅文学院第45届高研班学员进行了以“循着故事而来——遇见古尔纳”为主题的座谈。古尔纳坦言，当一名作家并非最初的决定，后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才立志要走创作之路。

当被问及为何钟情于书写痛苦，古尔纳的答案是：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困难，无法给人以确切的答案。“当主人公遇到很多困难，经过抗争过上了满意的生活，这样的故事是可信的，读者也更感兴趣。”

古尔纳表示，人物关系永远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题，选择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创作，取决于想要达到的效果。“作家要把自己当作艺术家，就像画家作画之前先想象要画一幅怎样的作品，写作亦类此。”

他还建议中国青年作家“不用想太多，只要坚持写作”，这对所有作家都适用。

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古尔纳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建议，初学写作时需要自己学习摸索，写完后要尽可能请别人阅读，了解读者的意见。

古尔纳“中国行”的最后一站，颇有一种“次元壁被打破”之感：他做客“与辉同行”直播间，和董宇辉完成了一场关于人生、阅读和写作的精彩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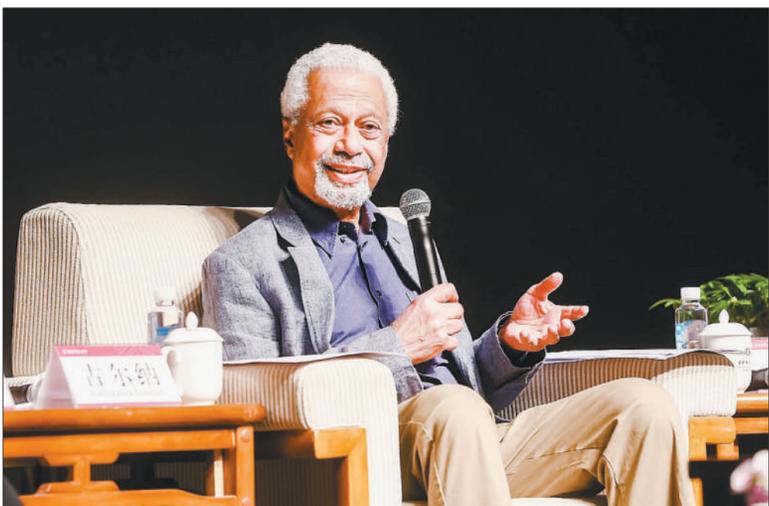
这是古尔纳第一次参与网络直播，中途他惊叹了屏幕留言滚动速度如此之快。

这场直播主题很文艺：“讲一个故事，给离家的人”。古尔纳觉得，文学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就在于我们阅读别人的故事时，会发现自己也在别人的故事之中。

直播最后，董宇辉送给古尔纳一套中英双语版《唐诗三百首》和一本英文版《额尔古纳河右岸》——“希望这些书可以给古尔纳先生一个念想，让他以后再回来中国”。

直播间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超过55万人，售出古尔纳作品第一辑2.2万套（11万册）。想来古尔纳也会对这个夜晚记忆深刻：网友不断涌入直播间，刷着满屏弹幕，听他聊文学。

如古尔纳所言，所愿：自己用一生讲述且依然在更新的故事，的确被世界上更多人看到了。



古尔纳在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供图

祖国，离别的经历，以及渴望重拾对我遗弃之地的认识和理解，是我写作的另一重动力”。

古尔纳通过“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将其故乡桑给巴尔的历史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

“我从小到大都听说，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捡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他一直希望亲身感受灿烂迷人的东方文化。

当初旅人们都会带着他们的货物、故事、乱套的生活，从大洋的不同地方来到他故乡的岛屿。“港口离我家只有几米之遥，我从小就目睹这些人的到来，是他们带来的故事伴我长大。”“我小时候听到了很多故事，对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有时候甚至一种嗅觉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古尔纳而言，儿时于非洲故乡的生活经历对他最深的影

响是：影响了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在作家格非看来，古尔纳的作品中既有“真”，也有“诚”。他符合现代社会的规则，要去了解真相；同时他又牢牢建立在“诚”上面，也就是我们内心的澄明。格非感叹，古尔纳小说所表现的广阔视野和复杂的时空关系令人惊讶。“我的手边没有世界地图，但读古尔纳的小说，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世界地图。”

古尔纳给了中国当代作家一个重要启示：“在今天写作，没有一个国际性视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格非说。

既写在身后的故乡，也讲述当下的环境

古尔纳和莫言这两位诺奖得主文学对话，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英语学术会堂。

活动开始前，会堂门口就站着好些学生，期待一睹大师风采。每个人入场的人都会领到一张背景色湛蓝如海水的门票，上面印着对话主题：文学的故乡与他乡。

莫言说，古尔纳的小说中有许多他不熟悉的生活，以及许多他不熟悉的人的情感。“文学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作家的作品能够被国外读者所

接受，在于他们的作品具备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古尔纳也分享了其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阅读感受。他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语言描写、叙事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气息”，他认为莫言的小说特别擅长书写一个普通人在宏大历史中具体经历了什么，这对于读者而言是具体可感的。

莫言认为，随着作家创作经历的延长和活动半径的扩展，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纳入“故乡”的范围中。作家的写作一定脱离不了自己的故乡。一个小说家的自传往往就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小说家的自传或许包含着小说的成分，但小说家的小说却恰好表现很多自传的内容，这不是诚实的问题，而仅仅是艺术的问题。

他以古尔纳的《遗弃》为例说明，小说家不会像历史学家一样全方位、立体地描写一场巨大的变革，小说家更擅长的是“由小见大”，从一扇窄门进到宽广的世界中去。

古尔纳则用观众可感的方式描绘了一下故乡岛屿的样貌。“它的宽度只有20英里，长度也只有60英里，从岛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只需要一个下午。我们和海，让我们的小岛和世界进行着连接。我们的小岛上，有阿拉伯南部的人，有印度人，还有索马里人，甚至有郑和的足迹。”

古尔纳认为，所谓故乡，是我们心灵的归属和更深层共鸣感的存在。“我们对于家园的判断，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判断，更是一种感性的认知。”除了这一场对话，古尔纳的“中国行”全程不断谈论着关于故乡与异乡的话题。

在华东师范大学，古尔纳谈及“乡愁”：“对我而言，乡愁并不意味着远离家乡，而是失去家园。”——这恰好与他的几部代表作，如《天堂》《来世》《海边》等主人公的经历相呼应。

在上海的思南文学之家，古尔纳回答关于写作用词的提问时说：“你问我是如何开始写作的？这等于要讲我一生的故事。”

古尔纳18岁从桑给巴尔移民英国，作为异乡人，周围的环境变得复杂、艰难，他花了一定的时间适应这样的环境，理解自己的处境，梳理自己和

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宣布达成5年战略合作，为20位优秀的青年电影人提供奖学金。浸会大学方面表示，他们的年轻导演非常希望有机会到内地参观学习，加入内地影视项目做实习导演。

阿里影业与寰宇传媒集团也宣布了与新生代导演合作的电影项目，包括由香港导演刘伟强监制、李光耀执导的悬疑推理电影《冒名顶替》，导演卓亦谦的电影作品《三杀》等。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演员甄子丹说，希望多办一些年轻化的电影节，让更多年轻人产生互动。他回忆，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内地电影人合作，“现在我们更多讨论创作和创新，很少会区分你来自内地还是香港，都是中国电影人”。

事实上，香港导演、演员已经出现在不少影视作品中，香港只是他们的来处，而不成为其“标签”。比如，上海题材电视剧《繁花》由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豆瓣评分8.7；由热门国漫改编的真人剧《异人之下》，豆瓣评分8.1，导演许宏宇是一名80后香港导演、剪辑师，其剪辑作品名单上有《投名状》《建国大业》《七月与安生》等。

90后香港演员洪浚嘉最初被观众“看到”的角色，是《破冰行动》中的“港仔”钟伟，而他之后的角色，如《巡回检查组》中的黄四海、《人世间》中的彭心石、《拯救嫌疑人》中的冯温，已没有“香港痕迹”。“没有明星光环的年轻香港演员，想要在内地的主流作品中得到主流角色，一开始会比较难，因为语言能力、对内地行业生态的理解等都会有所欠缺。行业不可能迁就你，那就需要我们主动带着诚意去融入。”洪浚嘉相信，“好演员哪里都需要。”

港剧港片是要给所有华语观众看的

洪浚嘉记得，小时候会看不少从内地引入的影视作品，如《三国演义》《大宅门》《康熙王朝》，“我感觉大部分香港观众有共识，古装片得看内地的才正宗”。而如今，洪浚嘉认为，两地观众的口味日益融合，根本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人有着共通的喜悦哀乐，“都愁就业、买房、婚恋……”“我们也看《人世间》《狂飙》，《人世间》讲内地20世纪60年代的故事，但情感是相通的。”

谢颖介绍，过去港剧的常规合作模式是香港拍剧、内地做版权发行，但未来的合作会更“前置”。香港公司会提前把目标受众设定为全球华语

观众，打开更多题材；而优酷会使用“大数据+科技”，提前告诉创作团队，现在年轻观众的审美与情绪点。此外，之前港剧大部分在香港拍摄，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题材到深圳，甚至到北京，减少地域差异。

“港剧以前是给香港人看的，未来要成为给所有华语观众看的。”谢颖说，“港剧曾经引领一代文化潮流，后来才有了韩剧、奈飞。今天我们将影视产业作为未来的一个新质生产力，让华语影视能够成为未来的全球文化风向标。”

李捷也谈到，过去内地公司参与香港电影的方式其实主要是投资，“坦率来讲，没有一家真正的内地电影公司在香港组建自己的团队，参与度不高”。在本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上，阿里影业透露，已受邀加入香港影业协会、香港电影商协会；阿里影业全球第二总部将正式落地香港。

在本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我们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与内地与香港在文创产业方面的合作，推动优秀中华文化‘走出去’”。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带来了“大湾区文化产业融合”等提案。他建议，以大湾区为试点，放宽两地合拍片在拍摄场地、主要演员等方面的限制；发挥香港的国际化背景以及“东方好莱坞”的电影产业优势，推动香港电影产业进入内地，既为香港电影开拓市场，亦借助国家“双循环”机遇推广至全球华语地区。

甄子丹曾向媒体表示，希望香港电影产业能与内地电影工业化水平尽快接轨，同时透露了自己拍摄“叶问”系列电影的原因：“叶问”系列电影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要用电影向世界宣传中国。

在钟澍佳看来，影视作品的地域文化差异必然存在，但并非没有机会打破，“很多年前，周星驰的《功夫》《少林足球》，就拿‘功夫’和‘足球’两个元素来‘破圈’，因为这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

李捷认为，香港是未来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最佳窗口之一，“其一，香港电影本身是最早实现国际化的华语电影，比如成龙电影在全球票房市场都有收获；其二，香港有成熟的电影市场、人才机制和电影工业管理体系”。

甄子丹曾向媒体表示，希望香港电影产业能与内地电影工业化水平尽快接轨，同时透露了自己拍摄“叶问”系列电影的原因：“叶问”系列电影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要用电影向世界宣传中国。

在钟澍佳看来，影视作品的地域文化差异必然存在，但并非没有机会打破，“很多年前，周星驰的《功夫》《少林足球》，就拿‘功夫’和